

为一切坐火车的人祝福

□罗望子



坐井观天

迄今为止,我还没有坐过磁悬浮列车,也没有近前看过,连路基什么样子也不太清楚。大前年春节后,我去了趟埃及。坐在小车里,奔驰在通往浦东机场的高速上,突然听到轰轰烈烈的巨响由远而近。什么声音,我惊慌地扒着车门。驾车的朋友瞥了我一眼,淡淡地说,磁悬浮。他大概觉得我老土,又不好直言出来。春天的傍晚黑得早,说话间,火车已经到了我的左侧,在半空中,犹如一条火龙,又像流星划过,很快便消失得无影无踪。我想象不出坐磁悬浮的感受,也不知道磁悬浮里的人现在是什么感受。车内是怎么样的布置?我想象不出实境。他们能看到窗外吗,也亲密友好地交谈吗?我同样没坐过高铁。磁悬浮也应该看作高铁吗?规划和建设中的高铁是越来越多了。听说票价昂贵,直

逼飞机。飞机可以打折至最低,高铁呢,也降价吗?降价的同时也减速吗?不管怎么说,我总得挨个儿坐一坐。这两个遗憾也是我的两个盼头。

最近,也就是这个星期,我坐火车做了一次短途旅行。朋友短信邀请时,我的窗外正下着瓢泼大雨,他那边只是零星小雨。他说那你明天来吧。我回复说等等看吧。雷阵雨,来得快去得快。果然,我撑开伞出了楼梯,雨已停了。买票很顺利,爬上车子坐定,雨又下大了。雨点打在窗玻璃上,扑扑扑的,豆大的雨滴厚敦敦地挂一挂,又渗化下去。到了车站,雨又停了。刚进宾馆,雨再次下大,雨打玻璃的感觉和火车上一模一样。雨后的空气非常清新,走在街道上,心旷神怡,身轻如燕,仿佛上天借助他的便利之手,匆忙打扫了一下城市,为的是给我留下一个以后再来的印象。朋友早就给我买了回程票,第二天告别他,坐到车上,才知道他误打误撞,买到了终点。这么说,我可以坐到终点,也可以随便在哪个城市下来了!下雨了。夏天坐火

车,哪怕是你一个人,也始终有雨伴你同行。我掏出手机,摆弄着,想给一个好久不见的朋友发短信,告诉她我快到了,请我吃午饭吧。但我犹豫不决。不是害怕冒昧,如果是朋友,哪还有这种顾忌!这个短信若发过去,有两种可能:最坏的可能是她不想见我,又不想伤我,左右为难;最好的可能是她欣喜异常,热烈欢迎。这就是我犹豫的原因。快到她的城市了,我还是按捺不住发了过去,火车也适时地临时停靠了十五分钟。她回复得很慢。在等待她回复的漫长过程里,我心乱如麻,懊恼不迭。

手机叮当一声,她终于回了。她问我在哪里呢,刚才手机不在身边,有事出去了。我问有时间吗今天。她说明天会更宽裕点,今天下午和晚上她都得工作。欢迎明天来玩,最好是明天。看来我误解她了。她的直白和好客让我羞愧。火车慢慢启动,不久便掠过了她所在的小城。雨下大了,田野和树木上升腾着密密的云雾,遮住了我的视线。我在想,我到底准备停在哪一站呢。前方的路虽然太凄迷,还是请让我为一切坐火车的人祝福吧。在笑容里,在静穆的凝视里。



山河壮丽

张超摄

听一场音符化成的美丽画展

——穆索尔斯基《图画展览会》赏析

□木 火



四季乐韵

一次图画展览会衍生出了一部钢琴套曲。1873年,俄罗斯风俗画家、设计师、插图画家兼建筑师哈特曼猝然离世后,好友提议举办一次纪念画展,共展出了四百幅水彩画和素描,都是逝者生前在法国、意大利、波兰等国旅行中创作的。参观画展并深受感动的穆索尔斯基,由此创作了钢琴套曲《图画展览会》,用音符描绘了其中的十一幅绘画作品,再通过“漫步”主题串珠成链,重构了这一场图画展览会。当然,拉威尔改编的交响组曲《图画展览会》更具风味。

独奏小号闪烁着金色的光彩,长号、大号紧跟而上,为“图画展览会”揭开了辉煌的帷幕。“漫步”主题让人联想起一群人庄严步入气势恢宏的展览馆中,甚至想象那是一幢哥特式的建筑,交叉拱顶之下,富有金属感的铜管乐像是领袖级人物,健步向前,威仪十足;温柔弥漫的弦乐,轻轻呼应的木管乐,则像一大群的随从,窃窃私语中,目光掠过一幅又一幅的图画。在整部组曲中,“漫步”主题先后七次出现,时而抒情而时而严肃,时而悲伤而时而喜悦,时而低沉时而轻快。穆索尔斯基说,“漫步”中有我自己的面貌出现。不同的调式转换,好像他在展览会上信步、鉴赏、评论,抒发不同的观感,回忆起哈特曼时各种复杂心情的变化。

一阵阴冷的弦乐声掠过,跳跃的不协

音程,痉挛似的音调,让人的心情顿时变得不安且沉重起来。那是“一个侏儒迈着畸形的双腿笨拙地走路”,音乐有着强烈的颤颤之感。在强与快、弱与慢的相互交替中,最后管弦乐飞速爆发,如同一阵慌张零乱的脚步声,想得出侏儒在众目睽睽之下逃也似的窜向阴暗的角落。

随后的“漫步”主题,由各种管乐器低沉地奏出,不知是在为那个侏儒感到心酸,还是为逝去的哈特曼而心情落寞。一阵缥缈的管乐声远远传来,依旧浸润着一缕伤感的色彩,但忧伤渐渐融化于空寂的夜色里,萨克斯管梦呓般的呼唤,点出一片朦胧的意境——那是在中世纪的古堡里,为往昔的美好孤独地歌唱,迷蒙而凄婉的歌声飘得很远很远……缠绕着谁的灵魂?聆听钢琴版的《古堡》,或许会联想起德彪西的《月光》,一片清冷而荒芜的月色,远处的古堡里传来渺茫的歌声。

“漫步”主题第三次出现时,恢复了辉煌的气质,随后接上的是明快的《杜伊勒里宫》——巴黎毗邻巴黎罗浮宫的一座名园,是人们度假游玩的场所。音乐轻快愉悦,轻灵跳跃的木管乐表现的是叽叽喳喳的孩子,阵阵急促的弦乐声似母亲或保姆们阻止孩子的吵闹嬉戏,弦乐越来越响,直至变成了声声严厉的“呵斥”。

《牛车》一曲让音乐再次涂上幽暗的色彩,对应的画面是一架波兰农家的牛拉木轮大车。远远地,低低地,弦乐映衬下的大号在呻吟,沉重而迟缓的音乐中,仿佛看到一头老牛正拖着车艰难前行,由远而近,缓缓而过。但越来越强劲的弦乐淹没了凝重的大号,似已感受不到痛苦,扑面而来的是一股负重前行的强大合力。

之后的“漫步”变奏,以弦乐轻轻演奏,灰蒙蒙的色调渲染出一种黯然的情绪。很快,《雏鸡之舞》一曲的出现,完全改变了气氛,弦乐的拨奏,木管乐短促的吹奏,形象地刻画了一群小鸡轻盈蹦跳、快乐啄食的可爱模样,迸发出一份浓浓的童趣。

笨重的管弦乐于威严中透出一份傲慢,令人想起的是古代官员出行时的浩大声势,一路回避肃静;幽幽低吟的木管乐声中,不停打颤的小号如同哆哆嗦嗦的小民,颤巍而立,鞠躬请安,甚至是匍匐在地了。乐曲《两个犹太人:胖子和瘦子》刻画的是哈特曼的画作《犹太富人》和《犹太穷人》。渐渐地,凝重的管弦乐与哆嗦不止的小号合在了一起,但两段旋律完全融不到一块——一个趾高气扬、咄咄逼人,一个低声下气、战战兢兢。与哈特

曼的画作相比,穆索尔斯基在这段音乐中,将两个人物漫画化了,形成了强烈对比。

“漫步”主题变奏再现,随即轻快的音乐将人们引入了《利莫日市场》。弦乐、水管、铜管一拥而上,疾速跳跃的乐声表现了市场上熙熙攘攘的人群,以及嘈杂零乱的场景。聆听钢琴版的这首乐曲,或会听出伶牙俐齿的女商贩们相互间的谩骂与吵架。

喧闹的乐声戛然而止,代之而起的是阵阵森严的铜管乐声,将听众带到一个神秘而恐怖的《地下墓穴》。首先看到的是“罗马时代之墓”,在哈特曼的画中,导游提灯,画家本人和他的朋友举目凝视,却是三个模糊的背影。铜管乐声渐弱下去,终止于象征死亡的锣声。随后是“用冥界的语言与死者交谈”,“漫步”主题再次出现,却是以飘浮的水管乐奏出,恍恍惚惚,伴之以低柔的弦乐,透明的竖琴,营造出一个安详而神秘的梦境,在梦里,与神灵对话——想来,这是作曲家通过音乐与亡友进行超越时空、超越生死的精神交流。

神秘安静的氛围突然被《鸡脚上的小屋》一曲打破。管弦乐声一齐爆发,音乐如潮般滚滚而来,狂野的节奏中响起尖锐的管乐声,紧张气氛骤然而起,会不会吓人一跳?这首乐曲的副标题“巴巴亚格”,是俄罗斯童话中的妖婆名字,她将人骨头放到白铁里捣碎之后做成糊糊当食物,还乘着白铁满天飞。而在哈特曼的画中,把一只钟设计成了鸡脚上的妖婆小屋的形状。在那乐声中,你是不是听到了女巫发出的哨声、叫声,还有她的风而行时的呼啸声?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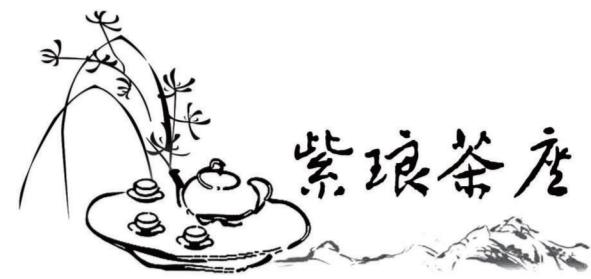
急促的音流在片刻停顿后直接进入《基辅大门》一曲,出现了与“漫步”主题相似的音调,但显得更加庄严宏伟,仿佛一个隆重的庆典,万众欢腾,一支雄壮的队伍在广场上阔步前行;随后是宗教圣咏式音乐,宁静而虔诚,仿佛是内心的感受与升华。

两段音乐反复交替之后,音乐似一步从黑暗迈向光明,在钟鼓齐鸣中攀至辉煌的巅峰!当年,沙皇亚历山大二世躲过圣彼得堡暗杀,决定在基辅建一座门楼,哈特曼参加创作竞赛画下了一幅设计图,画中的门楼戴着古代俄罗斯头盔式的圆顶,具有神话般的幻想色彩。穆索尔斯基的音乐则把它变成了一首辉煌的赞美诗,恍如运行于一个伟大的时代。即使是在钢琴的演奏中,你同样也能感受那磅礴的气势,激荡起一种神圣而庄严的情感,久久不能平息。

《图画展览会》超脱了小我的情感,走出了悲伤的泥沼,也走出了死亡的阴影,于最后的高潮中演变成一种无比壮阔的情怀。在这一场音符化成的“图画展览会”中,聆听的你是否经历了一次精神洗礼?

前方的路虽然太凄迷,还是请让我为一切坐火车的人祝福吧。在笑容里,在静穆的凝视里。

编辑:李雨森 副编:邵云飞 校对:陈御 钟版:曹颖



那年月,日子一天天是贫穷的,一天天也是安静的。

火油郎的夏天

□江 徐



坐看苍苔

买了一瓶护发素,蜂花牌子的,瓶体上印有蜂花图样、长发女子的侧影。洗头时,慢慢涂抹,摩挲着,与之有关的记忆从心底浮现……

在我很小的时候,娘娘还没有出嫁。村里办了一爿娃娃厂,她常去那里领活儿回来,天天在家做娃娃,五颜六色的布娃娃,偶尔也能“扣留”一两只下来。记得有一次做小熊,每只小熊体内塞一小包薰衣草。剩下来许多薰衣草,放在衣橱里,芬芳许久。奶奶后来感叹,说娘娘的嫁妆都是靠她自己做娃娃做出来的。那年月,日子一天天是贫穷的,一天天也是安静的。

夏夜,在门口吃完饭,天色渐黑,萤火虫就出来了。那时候萤火虫可真多呢,娘娘进屋取来一只空瓶,记得那是蜂花牌洗发乳的空瓶,举起来晃几晃,就把萤火虫引了过来。想想真是奇怪,没有诱饵,也没有法术,这些小精灵却能够乖乖地,一闪一闪地,一会儿飞进去一只,一会儿又飞进去。哦对了,我们那里不叫萤火虫,而是给它取了个可爱的名字:火油郎。

萤火虫是虫,火油郎是人格化的虫子。“火油郎”三个字,用通俗话从唇舌尖滚过,婉转亲切,好像是在说邻近人家斜背布书包的小男孩。还有蚂蚱叫织布娘娘,金龟子叫新娘娘,最常见的白色蝴蝶叫梁山伯,壁虎叫壁虎子,蝴蝶叫蝶娘。不仅这些小东西都被农人赋予人格化的名字,就连没有生命的雨,在他们眼里也带着灵性。雨下一整天,中午停一停,他们就说,雨和人一样,需要歇一歇。

火油郎闪来闪去的夏夜,大人不允许小孩独自走近河边,因为有落水鬼。如果听见河里扑通一声,就说那是落水鬼。他们这样说的时候并没有太大的惊骇,仿佛那只是一种生活

在阴暗处的小动物,人不犯它,它不犯人。由此想起小时候看过一部电影,两人踏进剑冢,女的欢呼,好多鬼火呀,男的告诉她那不是鬼火,是萤火虫。

“银烛秋光冷画屏,轻罗小扇扑流萤。”银烛、画屏、轻罗小扇,仿佛只是须臾之间,这些生活元素已成为千年前中产阶级家庭的小情小调。而如今,孩童戏捉萤火虫、大人坐着牛郎织女,对普通百姓来说,也失落成一桩陌生且奢侈的趣事。

夏夜乘凉时,躺在桌上,二郎腿一翘,遥对满天星。梭子星,扁担星,扁担头上七颗星。有一次外婆告诉我,只要将这句口诀一口气连着说二十遍,就会变聪明。于是,当大人们聚在门口闲聊、乘凉、用蒲扇拍赶蚊子时,我就一个人默默努力着,一遍又一遍锲而不舍地尝试着,想要将“梭子星扁担星扁担头上七颗星”一口气连着说上二十遍。结果到底成功还是失败了,如今也不记得了。根据我目前的整体状态来看,那个夏天的尝试应该是失败的。

有一次乘坐市际公交车,听到后座两位中年妇女搭讪闲聊,一位说,我叫施芳,方也施,芳草牙膏的芳。听到这里,不觉心中莞尔——说“芳草的芳”就可以了呀,如果年轻时候看过一些书,也便会知道“天涯何处无芳草”的芳”这一句,“芳草牙膏”,多俗气!却又俗得贴切,因为她是那个年代走来的人,她是社会上那种不知唐诗宋词只在意房子票子的妇人。也因为,我记得小时候用过的芳草牙膏,铝皮外壳,芒果香味的。

剃师的空船,能够载回明月光。凡人的空瓶,可以盛放旧时光。那些旧时光,未必让人感到舒心,怀旧的人,怀念的也只是从前的风度与风情。一直记得那天娘娘给我引来一瓶子的火油郎,睡觉时放两三只蚊帐中,看它们一闪一闪,发着微弱的荧光。醒来发现火油郎已经不发光,以为它们已经死去,为此顿觉怅然。

后来一年又一年的夏天,火油郎行踪渐隐,引来火油郎的人渐渐老去,将火油郎藏进蚊帐的人,也渐渐长大,离开了童稚年代。

我之“独特”,尚不能算作创造,顶多只是一个业余爱好者的自我摸索而已。

一个画画爱好者的“摸索”

□杨 谒



兼得斋夜话

很多年前,每到深秋,开车经过南京翠屏山一带,见秋色烂漫,丹枫如火,胸中便勃勃有画意,想在画布上尽情地挥洒油彩。直到有一天,在一张八尺整宣上用泼墨泼彩的方式画了一张《翠屏秋色图》,方如释重负。还有一次,墙角的芭蕉被人无端腰斩,欲让它在画作中重生,于是画了一幅《芭蕉图》,高八尺,顶天立地。这两张画曾给数位朋友看过,无人喝彩。他们一致认为:除了色彩与激情,看不到他们希望看到的“物象”。

《道德经》云:“惚兮恍兮,其中有象;恍兮惚兮,其中有物。”即使在虚无缥缈间,国人的习惯还是希望能在里面找到自己熟悉的“物”与“象”。老子还说:“大音希声,大象无形”,所谓“无形”,并非如风无影,而是指物无常形,亦非是如我画作之无可辨可识之形。我那时,并非故意“抽象”,实是没本事画出较为准确的“象”来。

后来又出去写生过三次,得草图若干,回家后乘兴画成成品。我依旧坚持不参照他人的画法,只以自然为师。根据草图及设想的效果,先后尝试了多种画法,取得了不同以往的效果。尤其是画大片荷叶,原先用大笔涂抹成形,现在用泼水泼墨法,在泼出大致形状后,以勾筋的方式锁定其形,助成气势。今年画了近20件四尺整张,全不敷彩,设想倘能排列成组,列于一墙,或甚可观。

与数生谈书画创新,言可践古之迹,登古人之堂,然须用大力冲出古人的墙,不然所成之作品必无多高价值。说起我画的荷,原以为之所以与他人不同,盖写生之故,注重重势与态之故,是“写”非“描”之故。今忽然省悟:主因是我缺少专业训练,每下一笔,都无法预测最终效果,故均属“探索”性质,因此我之“独特”,尚不能算作创造,顶多只是一个业余爱好者的自我摸索而已。就像婴儿学步时的踉跄,原就不是风格。



扫描二维码 听经典名曲